77-78

卷七七 七八

名人書跋

宋、金

佩文齋書畫譜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13
HGT.
LENG.

NK
3634
.A2
Q243
1920
v.30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Y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七十七卷

歷代名人書跋八

宋蘇軾書水陸贊　宋蘇軾書遠景樓賦
宋蘇軾書寶月塔銘　宋蘇軾書蘭皋園記
宋蘇軾書富文忠公神道碑　宋蘇軾書桂酒頌
宋蘇軾書遠游菴銘　宋蘇軾書趙德麟字說
宋蘇軾書歸去來辭　宋蘇軾書四達齋銘
宋蘇軾九歌卷眞蹟　宋蘇軾書離騷九辯卷
宋蘇軾養老篇墨蹟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宋蘇軾書乳泉賦　宋蘇軾書寶繪堂記眞蹟
宋蘇軾書黃樓賦　宋蘇軾書王仲儀哀辭
宋蘇軾書表忠觀碑　宋蘇軾行書表忠觀碑
宋蘇軾書羅池銘　宋蘇軾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宋蘇軾書乳母銘　宋蘇軾書赤壁賦
宋蘇軾書六觀樓讚　宋蘇軾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宋蘇軾書多心經　宋蘇軾書金剛經

同文圖書館印

宋黃庭堅書狄梁公碑
宋黃庭堅書墨竹賦
宋黃庭堅書摩詰詩
宋黃庭堅草書漁父詞十五章
宋黃庭堅書香山七德舞
宋黃庭堅與楊君全詩帖眞蹟
宋黃庭堅書唐人詩
宋黃庭堅書陰眞君詩
宋黃庭堅草書秋浦歌
宋黃庭堅草書太白詩
宋黃庭堅草書文選後詩
宋黃庭堅書贈祖元師詩
宋黃庭堅書昌黎詩
宋黃庭堅書中興頌碑後詩
宋黃庭堅行書鈌月挂踈桐詞
宋黃庭堅書東坡大江東去帖
宋黃庭堅書此君軒
宋黃庭堅書七祖山詩
宋黃庭堅行書遊青原山詩
宋黃庭堅書南華玉篇
宋黃庭堅書金剛經
宋黃庭堅書發願文
宋黃庭堅書楞嚴經眞蹟
宋黃庭堅書頭陀贊
宋黃庭堅書布袋頌
宋黃庭堅行書七佛偈
宋黃庭堅行書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宋黃庭堅草書
宋黃庭堅草書千文
宋黃庭堅宜州帖
宋黃庭堅大字
宋黃庭堅伏波帖
宋黃庭堅贈筆工嚴永帖

宋黃庭堅與趙景道帖　宋黃庭堅食時五觀帖

宋秦觀草書帖　宋秦觀帖

宋王詵書　宋黃正叔書

宋鮮于侁帖　宋李康年篆心經

宋李康年篆　宋文勛篆

第七十八卷

歷代名人書跋九

宋米芾書參星賦　宋米芾書天馬賦

宋米芾書崇國公墓志銘　宋米芾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米芾行書章吉老墓志及表　宋米芾行草易說

宋米芾手植檜贊　宋米芾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宋米芾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宋米芾書龍井記石本　宋米芾行書離騷經

宋米芾行楷陰符經　宋米芾書儲子椿墨梅詩

宋米芾書秦少游詞　宋米芾多景樓詩

宋米芾湘西詩帖　宋米芾中嶽詩卷

宋米芾詩翰　宋米芾墨蹟

宋米芾草書畫山水歌幷絕句
宋米芾小詞眞蹟
宋米芾壯觀臺詩眞蹟
宋米芾摹平章帖後
宋米芾臨蘭亭
宋米芾臨顏魯公坐位帖
宋米芾臨羲之七帖
宋米芾臨鶺鴒頌
宋米芾與劉思道帖
宋米芾三帖
宋米芾二帖
宋米芾帖
宋米芾焦山帖
宋米芾小楷
宋米芾墨蹟
宋米芾帖
宋米芾長者明公二帖
宋米芾與李邁手帖
宋米芾書蹟
宋米芾泛海等九帖
宋米芾樂圃帖
宋米芾評紙帖
宋米芾方員菴石刻
宋米友仁書海岱樓詩
宋米友仁帖
宋米友仁帖
宋米友仁墨蹟
宋米友仁書夫子廟記
宋薛紹彭臨蘭亭敘
宋薛紹彭三帖
宋薛紹彭帖
宋薛紹彭眞蹟
宋薛紹彭書
宋李時雍墨蹟

宋劉次莊書戲魚堂記　宋劉次莊眞書仁壽縣君墓誌
宋邵鱴行書安民堂記與梁彥通碑
宋王昇飲中八仙歌　宋王昇草書
宋李公麟二帖　宋張閎道草書
宋蔡京元祐黨籍碑　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宋蔡卞靈巖寺疏　宋蔡卞書曹娥碑
宋尹焞手書歐陽文忠公三志　宋尹焞帖
宋張九成帖　宋薛尚功摹鍾鼎彝器款識眞蹟
宋胡安國帖　宋陳與義法帖奏稾
宋陳與義帖　宋岳飛帖
宋岳飛墨蹟　宋張孝祥草書
宋張孝祥帖　宋張孝祥眞蹟
宋吳說游絲書　宋吳說千字文
宋吳說帖　宋吳說書
宋吳說書九歌　宋蘇庠詩帖
宋朱敦儒書樂毅報燕王書　宋朱敦儒小楷道德經
宋喻樗遺墨　宋徐兢篆赤壁賦

同文圖書館印

宋虞允文鈞堂帖　宋周必大書艾軒神道碑
宋周必大退傳帖　宋范成大書田園雜興卷
宋吳琚書　宋朱熹書出師表
宋朱熹與方耕道帖　宋朱熹與東萊先生帖
宋朱熹手帖　宋朱熹與姪手帖
宋朱熹眞蹟　宋朱熹手帖
宋朱熹墨蹟後　宋朱熹二帖
宋朱熹書寒詩卷　宋朱熹書城南詩
宋朱熹小行書卷　宋陸游與曾原伯帖
宋陸游帖　宋陸游手簡二帖
宋卓景福臨淳化集帖　宋魏了翁與杜範李心傳手札
宋眞德秀與王周卿手簡　宋楊簡手書孔壁孝經
宋張即之書老柏行　宋張即之大字
宋張即之墨蹟　宋張即之書進學解
宋張即之正書金剛經　宋張即之書蓮華經
宋文天祥手帖　宋文天祥遺墨
宋文天祥劄子　宋文天祥過小青口詩墨蹟

宋文天祥墨蹟　宋文天祥家書
宋道士張有篆金剛經　宋道士陳景元書相鶴經
宋釋夢英書夫子廟堂記　宋釋夢英篆書偏旁字源
宋釋夢英千文　宋釋照默墨蹟
宋釋彥修草書　宋釋温日觀書心經
宋邢慶國夫人手書　金党懷英隸書孔廟碑
金党懷英書竹溪詩　金王庭筠書服胡麻賦
金王庭筠帖　金王庭筠書先主廟碑
金王庭筠眞蹟　金王庭筠行書博州重修廟學記
金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歷代名人書跋八

宋蘇軾書水陸贊

東坡此書圜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絶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爲然今日觀之果何如邪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山谷集

宋蘇軾書遠景樓賦

東坡書隨大小眞行皆有嫵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山谷集

宋蘇軾書寶月塔銘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閒澹乃入微耳庭堅書 山谷集

宋蘇軾書蘭皋園記

世傳蘭亭縱横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爲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於丸秋之於弈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乗興淋漓醉笑閒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全以鉤注者巧以黄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於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姑溪集

宋蘇軾書富文忠公神道碑

富文忠之使虜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蘇文忠之翰墨也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茲可無媿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亦所謂臧孫有後於魯者嘉泰癸亥四月戊申 平園集

宋蘇軾書桂酒頌

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豪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桂酒頌其一也今閩浙川本皆以心服爲心腹御瘴爲禦瘴輔安五藏爲五神殆隨手有所改定耶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寘丸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必大子充甫 平園集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息予性不善書故不復贊止齋集

宋蘇軾書遠游菴銘

右吳子野遠游菴銘廬陵鄉僧知顯頃在廣東得之富胥之家自云傳授皆有據寶藏數十年淳熙丙午住通州琅山大病垂死屬其徒從余易錢二十萬爲塔費會病愈相訪前擧是說予笑曰與其死後求售孰如生前踐言旣歸遂以爲寄且謂人多指爲贗公能識眞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韻兄書鑒極精走介求辨得報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却筆意嚴謹非名筆不能爲然後可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必大謹記平園集

宋蘇軾書趙德麟字說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今蘇集有倡醻字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蘇公度嶺諸賢皆坐廢錮德麟與焉而猶卷卷於片文遺墨之是寶於是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謫所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洸武叔攜字說眞蹟相眎安德以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茲其爲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鶴山集

同文圖書館印

宋蘇軾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吴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絶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眞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西山集

宋蘇軾書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竊嘗以爲書仙屹然肩鼎巨鼇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騫很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一不可屈懔然如見其比希烈而詬禄山也千石之鍾萬石之虡鏗鋐鈎鐊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隤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胷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邪 趙秉文滏水集

宋蘇軾九歌卷眞蹟

東坡先生書楚辭乃黃州時書世人多購晚年書先生晚年字畫老勁雄放元豊中作字華麗工妙後生不見前作往往便謂贋本先生昔與猶子書論作文教其師法應制時文章且曰至於書字亦然也松年自丱歲尊慕先生家藏先生之文甚富近年購先生之書尤多獨此乃先生舊所書耳信可寶也宣和四年二月初八劉沔書 珊瑚網

宋蘇軾書離騷九辨卷

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晚歲自儋州回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奇鬼搏人書家不可及也郭畀拜觀於靈寺 續書畫題跋記

山谷云坡書中年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魯公楊少師方駕觀此帖者當有味其言云泰定丁卯端陽日高郵龔璛子敬甫書於甫里書堂之西序 同上

宋蘇軾養老篇墨蹟

坡翁此卷筆意似徐季海尤覺天真爛熳也癸丑中同王學耕觀於徐良夫之耕漁軒倪瓚 雲林遺集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宋學士蘇公東坡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爲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

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業已乏想為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灾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書之吳興趙孟頫 珊瑚網

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遒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余見蘇行草不少唯渴筆一二得似耳正書遂無豪髮且公此書既不登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沒後有王遜老者居恒欲出懷素上乃其筆邪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温甫輩觀瑯邪石刻戲書之邪又念三君不辦此妙境令人恍恍跋尾趙吳興小愌慢而疎不應稱宋及趙子固許沈啓南吳原博跋恐亦未為真耳區區不能隨人悲笑因記於此以俟夫識者 弇州山人稾

宋蘇軾書乳泉賦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隣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為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啟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泉觀任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

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有
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
氣當爲海内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鄜元與跋公着子石硯歌四十
五字斷簡謂曰百閱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
未幾辭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嗚吠不已磨劖焚燬無所不
用其極而斯卷無纖豪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邪 宋學士集

宋蘇軾書寶繪堂記眞蹟

蘇長公翰墨余夙好之但聞即往請閱此卷十年前在都下觀於雲村之寓予泥
朱巢雲圖之不得故嘗想之不意過石田見卷在几格間取觀之則長公書寶繪
堂記也甚怪之問其所從來石田曰乃崑山龍白泉之子頃攜來欲售人者予遂
購之可謂與長公有翰墨緣矣石田所得長公遠景樓賦一卷明古所有長公書
二卷一卷醉翁操一卷與李商老帖又有手札二紙并余家舊藏長公書養生論
一卷較量相賞惟此卷爲尤也友人邵二泉欲鉤此卷刻石流傳予已雙鉤將半
誰虞北行王事靡盬世寶不與世共之終玷缺也及還家明古乞書遂摹此記與
之後明古深愛此卷將燕文貴山水一幅徐會稽禹廟詩一卷與余易之余固不
允石田云豈不觀卷中煙雲之過眼余一笑而易之故識其尾如此癸丑四月六
日延陵吳寬 匏翁家藏集

同文圖書館印

宋蘇軾書黃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黃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爲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爲雷所擊耳（匏翁家藏集）

宋蘇軾書王仲儀哀辭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黃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寧軍節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大成書之聖者也（祝氏集略）

宋蘇軾書表忠觀碑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幷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穹爵崇奉迨於大明爝火自若納欵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塡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眞主者乎柰何困吾民爲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筆未盡徵也（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行書表忠觀碑

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劈窠大字者行於世今陳子吉士復出所鐫文忠行書碑文示予字僅拇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此特以行草故撒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絶去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於麤服亂頭時者是眞知叔

則者也蓋余嘗歷武陵泛錢塘徘徊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爲錦衣挂樹強弩射潮者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漫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可貴哉名賢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河山最易敗者楮墨以今觀之不朽之寄竟安歸哉吾有感於斯文矣 王衡緱山集

宋蘇軾書羅池銘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爲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客死當是附伾文態未洗盡耳 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實此公酒經之羽翼成而絕愛之往往爲客書所謂人間合有數十本者余與敬美所見石本一則草而瘦一則楷而放與此跡頗不同此跡不惟以古雅勝且姿態百出而結構緊密無一筆失操縱當是眉山最上乘觀者毋以墨豬跡之可也賦語流麗伉浪亦自可兒計此公將過嶺留襄城恰得五十九歲與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庶可免嶺外游第斷米汁來僅旬日已與二賦無緣不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 弇州續藁

宋蘇軾書乳母銘

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淳古遒

同文圖書館印

勁其用墨過豐則頗平原之遺軌也弇州續藁

宋蘇軾書赤壁賦

余偶過東武山與寶林師語已覺精神蕭散又出蘇長公自書前赤壁賦對山展玩無異泛舟從公之快此亦一時之奇遇也陳基夷白齋集

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眞蹟在王履善家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傳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畫禪隨筆

宋蘇軾書六觀樓讚

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語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其深入禪悅故文字光燄萬丈直掩韓歐此贊與白太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容臺集

宋蘇軾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閔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豪髮自吝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憂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姑溪集

宋蘇軾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所作楞伽經已鏤版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公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一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黑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偶近似郭功甫家張長史帖 姑溪集

宋蘇軾書金剛經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子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傾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徐文長集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爲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擘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示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麤漫鋒鍛多中斷耳 弇州山人稿

宋蘇軾書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此字和而勁似晉宋間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蓋都無俗氣耳 山谷集

宋蘇軾自書所賦詩

同文圖書館印

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圜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眞行造次爲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往時唯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山谷集

宋蘇軾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時邪 攻媿集

宋蘇軾書玉盤盂詩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旣已名之又卽席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衎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姑溪集

宋蘇軾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鶴山集

宋蘇軾書陶靖節詩

東坡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蓋嘗和其詩尤喜此四篇再三書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園老叟周

必大題而歸之馬氏 平園集

宋蘇軾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歎何邪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朱子文集

宋蘇軾書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詞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石門文字禪

宋蘇軾大字書淵明飲酒詩

右坡翁大字書淵明飲酒詩一卷乃過海後北歸時所作已駸駸絕筆矣曩昔醉翁亭記等書皆當退舍第玄黃牝牡能令凡目生華願武鄉珍藏什襲以俟九方皋勿輕出以貽俗子嗤也紹熙改元良月上澣尹猷識 珊瑚網

同文圖書館印

宋蘇軾書唐方干詩卷

此宋學士蘇文忠公手書唐方干詩也干在咸通乾符廣明中和間爲詩家工匠江之南未有及者五代人評其詩爲高堅峻拔故坡公手書六十餘章爲趙子固家藏舊物今爲仇清父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或有譏公書太肥而公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今觀此書雖肥而無墨豬之狀外柔內剛眞所謂綿裹鐵也清父其寶之元貞三年五月二日水晶宮道人題 珊瑚網

蘇文忠公早師顏魯公大書醉翁亭袁州學記不改魯公家法晚喜李北海則稍去圭角今觀公手書唐玄英先生方干詩變爲圓熟舊時方剛筆仗不能盡脫故小字難於寬綽有餘此書俊逸神雅顏李交雜趙文敏跋爲綿裹鐵信然洪武辛亥五月十日李善長 珊瑚網

右蘇長公眞行小字方干詩有趙文敏李學士鑒定眞蹟無疑然小字筆畫艱於疎爽此卷全類九歌楚頌筆法余昔年見小字前後赤壁賦於錫山華氏與此卷相似而內多糢糊字想在當時有所避諱也後學文徵明跋 同上

宋蘇軾書歐陽公鷓鴣詞

右草書歐陽公鷓鴣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爲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爲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藏書秋聲賦筆法與此

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雞者京西人以名鶻鵃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爲促字之誤皆非也戴表元剡源集

宋蘇軾草書端硯詩墨蹟

書法大抵拘則取俗縱則失度蘇長公深知此法上追秦漢次造晉唐宋元來稱爲諸名家班首今觀所書端硯銘勝於平昔他書宜傳後也至正三年上月望日吳興唐棣謹題珊瑚網

宋蘇軾書眷子石硯歌

右蘇長公所書眷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後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濂得以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爲胡闇作傅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日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酈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敘官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U. S. A.

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名之是兩人者皆尊尚蘇學故寶愛其書尤為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循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寘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宋學士集

宋蘇軾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為正亦得之長吾云 東里續集

宋蘇軾書武昌西山贈鄧聖求詩蹟

宮保都憲陸君全卿得坡翁此詩乃為岑象求書贈鄧聖求者岑跋云子瞻謫黃岡遊西山觀聖求墨蹟時聖求已處北扉不二年對掌誥命作詩感歎樓大防和章幷及元次山遺蹟有二公先後搜訪同念舊遊之語今坡集載此詩序之嘉祐中聖求為武昌令居黃相望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會宿玉堂偶語舊事而其詩乃有金鑾相望不可見之句意者聖求先入坡亦隨名其題武昌西山者則賦舊事為贈非山遊時作也集又載次韻一首序云和者三十餘人今皆不復見樓詩反出其後而坡亦不之見矣聖求名璧其在翰林為學士承旨云正德八年七月四日長沙李東陽書 懷麓堂集

宋蘇軾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爲何人藏也一日偶閱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藁序謂梅亭爲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備述其入蜀歷守滎眉進總漕事幷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賁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爲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藁序邵菴爲其孫積而作去公尚未遠已有散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未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者在故題之 匏翁家藏集

宋蘇軾遺張平陽詩眞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眞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黃晉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脫落爲幸已甚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爲幸益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匏翁家藏集

宋蘇軾書連昌宮辭帖

元微之連昌宮辭人以爲勝長恨曲非虛調也坡此書作行草極有姿態而中不

同文圖書館印

無稗筆長慶集中百官隊仗避岐薛宋人多譏之謂岐薛二王物故以久爲徽之誤用事今書作岐路蓋眞本也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帖乃東坡爲石室先生書者周府重臨故有蘭雪軒筆意蒼潤軒碑跋

宋蘇軾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

坡公好書定惠院海棠歌眞蹟留人間凡十數本而此其醉書贈張房元明者於疎縱跌宕間自緊密有態大槩如良馬春原驕嘶自賞故不作款段駛騃步也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歌公前後二賦旋訪定惠遺址求海棠而不可得覽公此刻不覺悵然或謂公自愛其詩或謂公蜀人以海棠蜀種時俱滯齊安故屢書之以志感公又嘗有贈妓李宜絕句云東坡居士黃州久何事無言及李宜卻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其託物寓意或怨或適不可指數也弇州續藁

宋蘇軾書黃州二詞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恐好事者若聖教之勒石也內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數歷禁從節帥又十六年而後歿四百年後乃爲唐伯虎作讖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書煙江疊嶂歌

蘇長公此書極醇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至大令辭尚書永興孔子廟

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發之耶時萬曆改元初秋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來爭勝也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書煎茶聽琴詩

陳仲醇既摹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煎茶聽琴詩各一篇余亦得三馬圖賛皆奇絕會勒石已竣藏之笥中仲醇曰君豈書家抵鵲村耶容臺集

宋蘇軾大字卷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嘗為余臨興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眞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賛俗子喜妄譏評故具之山谷集

宋蘇軾小字兩軸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昔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稚恭初不信況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攜來也山谷集

宋蘇軾眞蹟

同文圖書館印

昔東坡守彭門嘗語舒堯文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觀其用筆凌厲馳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見其轍迹晚年獨與顔魯公周旋並驅而步不許退也長牋大幅風吹雨灑如掃敗壁十目注視排肩爭取神氣不動兀如無人譬諸解衣磅礴未嘗見舟而操之莫知爲我莫知爲人非神定氣閑孰能爲之必曰三折爲波隱鋒爲點正如團土作人刻木似鵠復何神明之有 李昭玘樂靜集

宋蘇軾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爲然也今之善爲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今之智巧未足以臻此邪 黃文獻公集

宋蘇軾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事者盍於此帖乎觀之 黃文獻公集

宋蘇軾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爲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滑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眞蹟因考

其歲月而謹志之 黄文獻公集

宋蘇軾草書

右蘇文忠公眞蹟一卷公之書縱横斜直雖率意而成無不如意深賞識其妙者惟涪翁一人圖活遒媚或似顔魯公或似徐季海蓋其才德文章溢而爲此故絪緼鬱勃之氣映日奕奕耳若陸柬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不善書寘之顔魯公楊少師蘇文忠公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丘子矣癸丑八月八日倪瓚 雲林集

宋蘇軾草書千文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百士入場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亟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横行匈奴中魚麗鶴列噏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來故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草書者故未嘗見其豪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祝氏集略

宋蘇軾學士院批荅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荅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户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内制集載賜燾不允批荅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

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固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燾爲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爲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爲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並命因列於此而實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荅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刻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瞻所賜乃戶部侍郎求外補時所荅而集中別有賜瞻辭免荅書二首寔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內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爲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爲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爲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余往歲嘗見乃是冊子不知何人聯屬爲卷遂至顚錯因李君仁甫出示余疏其略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之論述也 甫田集

宋蘇軾敘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爲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山谷集

宋蘇軾與李商老帖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頹吾將安仰寔同此歎庭堅書 山谷集

宋蘇軾黃州寒食帖

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爲之未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黃庭堅 戲鴻堂帖

宋蘇軾成都講堂畫像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先後也成都講堂畫像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已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朱子文集

宋蘇軾與蘇丞相頌五帖

山谷云東坡簡札字形温潤無一點俗氣觀此卷眞所謂筆圓而韻勝也前一帖借金帶乃初除從臺時第二帖獲譴時升沉轉眼榮辱兼之由今而觀並可一笑百世人物固不可磨也 林希逸鬳齋集

宋蘇軾與德叟帖

同文圖書館印

蘇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書 朱子文集

宋蘇軾與佛印元師二帖

圜極老僧彦岑年八十坐亡於湖州道場山留手書並以坡字寄予爲訣時淳熙乙巳臘月二十七日也昔佛印元師兩住金山東坡往來數見之嘗以玉帶衲帬相唱和計平時書問甚多殆元祐中所作耶明年正月十五日必大題 平園集

宋蘇軾與荊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荊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絶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録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石門文字禪

宋蘇軾與佛印帖

東坡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旼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時酧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僧石水澁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 石門文字禪

宋蘇軾與佛印書

右小碣在金山乃淳熙戊戌所立者内言僕不知大顛如何人若果出世間豈一

退之能輕重哉味此語似有諷元公意故前云今承示喻知世外人尚劫劫如此吾輩何足道邪則其意可見矣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著澗軒碑跋

宋蘇軾楚頌帖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於荆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邪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爲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也孟頫題 鐵網珊瑚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爲恨蓋其石已亡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眞蹟來示豈勝快然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既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歸自海外而薨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橘之約竟墮渺茫若獨爲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爲於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已乎 匏翁家藏集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誚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爲奇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此在滁始得觀於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嘗欲歸閣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勤石本即公所刻無豪髮失眞但去曾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靳蛟橋八字而已按

同文圖書館印

橋題經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眞蹟紹定間其子奕修守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莆田集

宋蘇軾病眼帖

昔山谷老人云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觀其字畫巳無塵埃氣蓋其天資所發此豈與今世翰墨爭衡哉如是翁周景遠書書畫題跋記

蘇長公居黃州自號東坡居士在城南築一白雪堂四百三十步前有桃李林泉後有果菜堂下大冶長老往還惟徐得之陳季常張懷民參寥子乾明寺中菴可謂莫逆餘者皆先輩也此札在黃州與徐得之者公爲人風流弘暢日以詩酒驕雄所謂強支歲月是也又夢中杭人多惠龍團盡食復守杭食龍團作記蓋其驗云甲辰二月既望樂山高殿識同上

東坡先生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余每於人家見尺牘片紙未嘗不愛賞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邪紫芝生俞和同上

宋蘇軾惠州帖

東坡先生飽喫惠州飯雖患難流落而忠義之氣終不可屈折故字畫視平生爲尤偉叔黨嘗謂先生筆法師顏魯公而潘延之語潁濱亦然此帖實援蔡明遠例豈獨其事之偶同所謂字畫之妙名節之重蓋於公無媿焉陵陽牟巘書鐵網珊瑚

宋蘇軾韓舍人勸禪師二帖

右蘇長公二帖其一與韓舍人議論切當合乎經傳筆勢翩翩若行雲流水略不介意千載之下想見其風采使人起敬起慕其一與勤禪師雖病中信筆而書亦不易得子固題道場二詩附於後詩律字體別有一種風韻亦自可觀顯上人持以見示俾題於左方展讀數四勉書以歸之時永樂七年己丑秋姑蘇釋得完識珊瑚網

宋蘇軾五帖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郭廷平二與中玉提刑廷平不知名提刑不知姓所言報荅小事外獻蠔帖極言蠔之美至令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蘇鈞秀才帖言歙研發墨滑潤雖非絕品亦不必它求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絕世豈以一蠔祕於人大率寄其高逸之韻如以啖荔欲長作嶺南人游事奇絕而不恨死皆此意也然復以此望於人可見其視世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亦然此帖在朱子儋所後一紙爲叔黨題郭熙平遠三絕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綴屬尤可敬愛祝氏集略

宋蘇軾與治平二大士帖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爲早年眞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爲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名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蜀至熙寧二年己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

同文圖書館印

冬還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時資淺不宜爲郡故定爲熙寧時書於時公年三十有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顏平原李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季爲吳僧聲九皐所藏九皐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也九皐既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畀余疏其大略如此甫田集

宋蘇軾告史全節語帖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於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爲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弇州山人藁

宋蘇軾馬券帖

右大字甚佳方叔遇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刻觀之不徒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品矣蒼潤軒碑跋

宋蘇軾黄柑帖

坡公黄柑帖骨法凝重而肌肉豐妍黄長睿謂書縱易橫難古今惟鍾太傅一人效之者非濁則俗蜀中一人是矣蓋指坡言也胡元瑞少室山房集

宋蘇軾海外帖

東坡海外一帖字如五銖錢行草法相雜渴潤兼出一任天行奇品也曰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巳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映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眞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眞一法耳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去恍然 六研齋二筆

宋蘇軾墨蹟

坡公書肉豐而骨勁態濃而意淡藏巧於拙特爲秀偉公詩有云守駿莫如跛蓋言其所自得於書者如此此卷爲北歸時荅謝書予所見公遺跡獨楚頌帖用筆與此相類彼似少縱而此則穩重皆可想見純綿裹鐵也今爲辰玉太史收藏惜卷首脫數行屬予補之公書自不容輕補特以此書極文章之妙致得展卷即一誦公全文亦大快也今世之重公文又十倍於翰墨至其悟解處或似好事家多不辨公書眞贋抑又何邪末段然則則字蓋公名之誤今裝潢跡分明非筆誤也 學古緒言

宋蘇轍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己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此際文書疏凡八紙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誼尤可想慕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鶴山

集

宋蘇轍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子時拜之又吾雲菴賢之泫然流涕而書云 石門文字禪

宋蘇轍荅曾君帖

予被名北上道出毘陵太守廬陵曾君望宏見訪舟中出其所藏宋頴濵蘇公帖一紙相閱蓋頴濵歸自嶺表過廬陵與其上世司法公者帖中言温夫受知山谷移忠受知東坡司法之父兄也温夫名肅移忠名安止司法名安強父子兄弟當諸公放斥時不畏黨禍禮見請益惟恐後宛然家風可想見也彼據高亭大仇視忠賢擠扼下石惟恐不力者何人哉而好賢秉義乃出於地遠位下之人於此可覲世變矣東坡字刻徧海内流傳至今頴濵字少見於世殆專於文而不數數於此耶頴濵嘗爲徽之績溪宰親書詩刻尚存較此亦有不侔者豈以老壯而異耶太守君能寶之三百年餘將俾其後人考觀世好可謂賢子孫矣豈在書法哉 程篁墩集

右頴濵先生荅司法廬陵曾君安強書一通先生歸自嶺表道廬陵而北司法君兄弟見之且致書求教此先生之書所爲荅也書中稱温夫之清高并及移忠之

禾譜溫夫諱肅嘗舉進士不第歸而讀書教子不復仕司法君之父也移忠諱安止登進士第爲彭澤令嘗著禾譜東坡先生讀而喜之司法君之兄也父兄之賢如此司法君之賢蓋有自矣然而三復此書而有感焉先生見忌於時宰臺諫乘風排擊遠竄瘴癘必死之鄉當是時門生故吏皆畏黨禍無敢進音問者而司法君迺能款接無所顧誠哉所謂賢者也世之爲士者勤學好問爲利祿計耳一登第則視故所業若敝屣然其習至今猶然也司法君登第且有官矣而知王氏新學之非猶欲求益於先生不賢而能如是乎即此二事可見其卓乎不可及也司法君之裔孫望宏爲刑部主事寶藏此書不啻崇磬離鼎然間持以示予請識之予既感曾氏先世之多賢又喜其後裔趾美承休不墜其家聲也因識而歸之 何喬新椒丘文集

宋蘇過帖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襮順裏方者乎 鶴山集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壙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illegible]以此郎媿子敬邪部陽儉上人雨歇攜此帖見過脩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illegible]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石門文字禪

宋蘇過書黃山谷慈氏閣詩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潭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啓行十一月至英州旣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七月而文忠公歿遂營葬於汝州之郟城因家潁昌竊考斜川發濂州日翁尚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毘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爲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聞見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濂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卻決爲眞蹟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曾公衮同登公衮南豐人名紆曾魯公布之子時編置永州亦三年矣 宋學士集

宋黃庭堅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攲側字以眞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東坡集

宋黃庭堅書跋作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餞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眞

蹟藏之近以主上跋阼已訓釋幷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

熹謹記 朱子文集

大戴禮踐阼篇學者罕讀東坡妙語聞所未聞山谷翰墨世共寶之可謂三絕大和彭惟孝字孝求好古嗜學謀刻之石頗疑元祐甲戌四月改元不應仲春先云紹聖竊意山谷或以仲夏書此誤作春耳六一先生集古跋謂鍾繇賀破關羽表當在漢廷庚子春乃作巳亥閏十月唐羅池廟碑據書撰官蓄在長慶三年乃題元年立石世既盛行姑俟識者予於此亦云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平園集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壞魯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某鄉先生傅公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爲人君之常訓箕子申以告武王吳棫才老著尚書稗傳以爲得此說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尚父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游識於黃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 渭南集

宋黃庭堅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

同文圖書館印

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當舉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夷簡指富范爲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斲君寔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侂冑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爲榮同於爲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虖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爲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頭萬段恕亦不抹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況甘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覽卷亦有愧色 後村集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眞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眞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

桯史

宋黃庭堅書文賦

右山谷元豐壬戌歲年三十八宰太和縣書陸士衡文賦及半興盡而止以遺晁仲詢仲詢傳其孫勝之尋歸廬陵士人楊仁仁以遺太和嚴端禮端禮將刻寘山谷舊治偕萬安郭澥求跋語昔王右軍距士衡屬耳已重其賦書之唐太宗時獨褚河南能辨右軍帖眞僞斐而臨其本至國朝藏蜀中季翹叟家元符間山谷自黔移戎見之謂豪勁清潤天下奇書益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今觀此卷書法娟秀不減晉宋諸賢自足名世或乃疑山谷元祐以後每恨向來字中無筆遂謂四十年前書非其所喜殊不知前輩爲學日益新而又新晚欲自成一家豈遽矜夸滿假是殆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慶元六年庚申九月甲戌 平園集

宋黃庭堅書長楊賦

山谷書此賦三十年而曾紆公衮跋其後又五十年而東里周必大題於行在所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平園集

宋黃庭堅書養正堂記幷魯侯帖

右冀州養正堂記幷與魯侯帖山谷爲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有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歸江南眞積力久詞翰又非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下矣紹熙元年五月晦周必大觀於宗人虞卿兄弟家 平園集

宋黃庭堅綠茹賛眞蹟

同文圖書館印

山谷草聖不下顛張醉素行楷弗逮也然皆自成一家法如王謝子弟不冠不襪雖流俗人盛服振衿不如也右緑茹賛疑其宜州腕力潛微時作不然何以綽約柔綏也如此北礀集

宋黄庭堅書戒石銘

右宋黄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吕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盖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名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東里集

宋黄庭堅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節公書之為海内三絶然文篇法旣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絶也黄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梁公復英王薦張相所稱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千載而後猶凜凜生色然史稱王及善王方慶亦與諫復英王

者柬之以梁公薦自益州拜洛州再遷秋官後以姚崇薦入相世知姚著績開元不知其薦張至二王愈泯泯矣余故附著之 弇州山人藁

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之徒章甫俎豆蓋謂涪翁不善眞書故不免反拘於規矩中無超然處也 蒼潤軒碑跋

宋黃庭堅書墨竹賦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敧斜疎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爲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閒矣 弇州山人藁

宋黃庭堅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大言詩方得其法乃眞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邪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謂得王荊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爲成特之語至荊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姑溪集

宋黃庭堅草書漁父詞十五章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

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姑溪集

宋黃庭堅書香山七德舞

黃太史得書之變者今此帖又因觀海怪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沉著痛快然不出其氏名稱號豈猶有所靳於戴純師耶此詩舊本子夜作天子今來作爾來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爲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尺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爲一成六言其偶然耶今藏於資中李氏誠爲可寶云 鶴山集

宋黃庭堅與楊君全詩帖眞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贍與世所藏者絕異蓋元符三年所作公晚年書也後此者五年而公下世公嘗自謂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輩進學之功雖書翰餘事猶然今藏之楊氏之孫齊巽余同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攜以過余於梓州因書其後 鶴山集

宋黃庭堅書唐人詩

右山谷大書一軸紹與末外舅御史王公彥先守漢或帥瀘時得之今將四十年其

孫紹祥攜以相示昔山谷謫居多作字以遺蜀人中興後凡東南士大夫之爲監司郡守者往往有所獲而歸歲月旣久遇其良輒取之郡無留良焉詩不云乎尚有典刑慶元戊午五月十四日 平園集

宋黃庭堅書陰眞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黃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渭南集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沒於世然此卷卒爲世所重者豈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傅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鮑翁家藏集

山谷老人書後漢陰長生詩三首今藏刑部馬公柳之山谷題其後云忠州本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眞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卿以爲眞漢人文章也以余考之信然偶得佳紙爲鈔此詩穆觀道家書往往言及陰君今倂觀其詩誠不凡之仙也詩詞旨高古而人間少傳故錄之其一維子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鸞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憂何慮遨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子之聖師體道知眞昇騰變化松喬爲隣其二維予同學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讓五經辟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

同文圖書館印

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褒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不歸賢勤加精研勿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寓意編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與王瀘州之季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黔省公公集中有與其少子王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遇客者是已蓋王嘗遣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於簡札耳觀其稱與而不云寄可見矣黃嘗作公年譜嘗援以為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拳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瓌偉跌宕一出顏東方朔替但字字剪轃成卷必是大軸經庸人裝截耳 莆田集

宋黃庭堅草書秋浦歌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鉗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

所云張安國跋珊瑚網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攜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翏翏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於豪素間至今如欲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為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見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氣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宋學士集

山谷書太白秋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蹟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為神駿也震澤集

宋黃庭堅草書太白詩

南豐譚氏收山谷草書李太白歌行一卷殆中年筆也予家數卷亦太白詩蓋非謫仙妙語不足發龍蛇飛動之勢耳今江西豫章廬陵宜春皆刻山谷真草惟蜀中劉

同文圖書館印

有老作同安守之句邪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周彥公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羣從弟程遵海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歿謚賢節先生東坡穎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漫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奬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也或別是一人邪 宋學士集

宋黃庭堅書昌黎詩

生平見山谷書以側險爲勢以橫逸爲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獨此錄昌黎送符城南讀書詩小行體盡斂其怒張之氣而爲虛婉與蘭亭異體同用尤可寶也昌黎木強語山谷愛之其示相與送符事相類第昌黎晚節貴盛故其談讀書之效津津然山谷以筆札得罪流離放逐生兒愚魯亦是佳事何必強之讀書邪放筆一笑 弇州續藁

宋黃庭堅書中興頌碑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臥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劖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谷念之邪 弇州山人藁

宋黃庭堅行書鈌月挂疎桐詞

右大字有丰神涪翁書出色者骨與肉兼到 蒼潤軒碑跋

宋黃庭堅書東坡大江東去帖

銅將軍鐵著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有王處仲撾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足相發礧磈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弇州山人藁

涪翁此書不如鈌月挂疎桐後有跋語已糢糊 蒼潤軒碑跋

宋黃庭堅書此君軒

先騎曹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萬箇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零雨微颸朝暾夜月峭蒨青葱映帶眉睫間令人神爽陳子兼方伯爲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掣有籜龍坼石勢懸針下垂則輕梢過雲槎牙外嚮則鬚節奮張居然墨池傍兎苑因留寘山房中異日乞公暇雙鈎入石壁之軒爲此君傳神也 弇州山人藁

宋黃庭堅書七祖山詩

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詩其書本得意筆而爲再刻故且石頑而工拙所用峭側取老取媚筆意殆盡其僅存者偃蹇桀驁之態耳詩亦頗自負得意語而類若爲拙工頑石所侵者何也人苦不自知何緣復寄王子駿 弇州山人藁

宋黃庭堅行書遊青原山詩

右碑遺筆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眞處然風神固在余嘗謂涪翁二詩如後首釣魚臺云笋蕨林塘晚絲繙歲月除綽有唐意但以前篇觀之則用韻旣險而說理又晦率多牽強餖湊欲令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謂江西派也 蒼潤軒碑跋

宋黃庭堅書南華玉篇

黃庭外景一篇世傳魏晉時道家者流所作自王逸少以來高人勝士皆善書之此三十六篇乃其義疏名曰內景蓋養生之樞要也薌林居士藏山谷先生所書有年數矣其孫士虎遠以相示筆勢秀傑何待稱賛惟所用字校光堯皇帝賜寧壽觀本差殊頗多如首句虛皇尊今作虛皇前末句此其文今作此眞文當以御書本爲正淳熙十五年二月旦日 平園集

宋黃庭堅書金剛經

此經最貴徐柳所書今或漫或燔所可致者獨灌溪本但恨傳刻失眞耳山谷遺蹟自當盛行於世故四明別駕陳篆藏而未刻者爲其非全書也然經複語類而次之計所欠無多山谷翰墨滿江南匡廬又產藥石取諸人而補華衮攻他山而傳副墨斯無難矣此孝子慈孫所宜勉也乾道丁亥十二月二十三日敬觀於天池院文殊亭 平園集

宋黃庭堅書發願文

此書藏河南李彥將家豪勁端重所謂入顏楊鴻鴈行者今已刻石廬陵郡齋然可

傳者位置形勢而已若乃濃淡纖妍體備衆妙則副墨之子亦如佩夫子象環耳乾道
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彥將自贛上來僕具脫粟請少留遂出示此軸獻豚蹄而得禾
車者邪 平園集

山谷與佛印游在黃龍晦堂室中聞桂薌有省故其造詣穩密迥出流輩而文詞翰
墨焜燿一世若不自有今觀親書發願文精誠眞切誓爲衆生代受諸報深入普賢
悲智願海非宿具大乘根器孰能爾邪今時士夫不務己學惟訾佛毀教爲事視此
寧無愧乎姑蘇無量壽院淨妙上人家世寶藏幾二百載蓋亦願力所持哉前有金
章宗瘦書金御書簽題首尾明昌七印鈐識讀者當求其深心大願難於能行無徒
夸詞翰之美也洪武甲寅春前淨慈懷渭題 鐵網珊瑚

宋黃庭堅書楞嚴經眞蹟

余在翰林時暇日同曼碩揭公過看雲堂吳大宗師以古銅鴨焚香嘗新杏因出示
黃太史眞蹟適松雪趙公亦至謂山谷公得張長史圓勁飛動之意今觀此卷信不
誣矣余以老病空山安得同諸公同一賞玩即臨風執筆益重懷賢之思云青城山
樵者虞集謹識 道園學古録

右山谷黃文節公書楞嚴經眞蹟一卷潛心蘭亭進以鍾張鋒芒圓勁猶神龍之自
試韻度飄逸如天馬不可羈黃公行高天下於一藝亦造古法觀斯遺墨從可槩見
宗玄得敬而愛之不啻己出其風裁之峻整又可知展玩數四爲之歎服洪武丙辰

同文圖書館印

立秋金華宋濂書玉堂之署 宋學士集

凡事至於入神之境則自不可多有蓋其發之亦自不易非一時精神超然格度之外者不爾也山谷書如此卷則眞所謂神品矣捕龍蛇搏虎豹乘風霆而上下太清誰得而襲其蹤跡也汪宗道居留都繁麗之下博雅好古收蓄唐宋遺墨甚富此其尤祕重者間出相示賞歎彌日輒記歲月如此弘治癸亥秋九月既望蘇人祝允明書 祝氏集略

山谷眞蹟流世者余及見凡三種在李氏王氏華氏皆大草筆勢牽連不絕人謂皆紹聖以後之筆蓋公嘗因錢穆父謂未見自序帖心有所未平紹聖二年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眞之法而自入神矣此元祐九年四月戊申書者當是穆父初言時也山谷人品高詣集諸家之成若虞道園宋潛溪謂其造鍾王及張長史之域而未及藏眞者亦見諸先輩不徒言也道園跋漫言此卷未指其所書何段文字潛溪雖云楞嚴經而子仁辨之謂乃清公頌據山谷與叔震手劄云寄送清公頌頗見志願不忘般若中也以頗見二字似美叔震之意疑乎清公頌叔震所作者後云手抄去觀音贊論所抄當出其手書尚未知果否宗道好古之士宜更覈之可矣後學長洲沈周 珊瑚網

宋黃庭堅書頭陀贊

山谷老人祖瘗鶴之名書寫頭陀之妙句乃至逸其姓字豈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

蘇黃辭翰故削之以避禍邪然楷法妍媚筆勢縱橫絶勝菊坡待制所藏發願文也時至元壬午陽月晦日濟南張謙受益父題 清河書畫舫

黃文節公書頭陀賛莊肅典重左顏右柳覽之有垂紳正笏之象非若平時率意之作也此吾鄉吳文定家舊藏後歸一時貴最後乃入上海顧廷尉汝和齋中廷尉之子出以售人將營負郭僕方修頭陀行正當購此惜子毋青蚨蕭瑟不能償十五秦城楚人之弓未知竟入誰手此間世名蹟得之者幸毋惜七寶莊嚴耳後學王穉登敬書 同上

宋黃庭堅書布袋頌

黃涪翁起豫章分寧筮仕爲泰和令故翁墨妙在下邑爲多其著者鈌月挂疎桐與市聲在耳二章家傳人翫宋元之季邑罹兵燹眞蹟逸存亡者什一東陽盧岳伯公博古精六書太夫人鄭出義門故族尤嗜墨翰攜其家世藏涪翁書玉泉皓禪師布袋頌手授公公珍之重離寢處其來觀察潮陽子章請得而縱觀之卷凡二百九十六字鈌一字風神灑蕩筆鋒蒼勁端嚴處如梁松亭亭千載尖禿處如渴伽獸稜稜一角沉瑩如孤月流天而雲絶翳嗟駐如千里馳坂而神更閒鎗摺翻飛而欲動盤詰迴聯而若續宛而不媚剛而不澀至於拗者讓者疑者擲者不離於晉而不局於晉竊意宋人筆翁當稱上乘翁手書此卷已入三昧嘗試評之朱蒼瘦而色未腴蘇敦重而肉稍肥米襄陽豪而神鋒太峻蔡端明整而結搆似疎乃宣和書譜遺翁不錄而

當時復有蘇黃寫壞一語嗟乎此非夏蟲疑氷則美女入而下陳者嫉矣子章讀佛祖統記布袋唐僧客閩中或問師年幾何師曰我此袋與虛空齊年師既化復有人見於東陽山中涪翁頌此似得嘗如來法味而筆力埽素無所觸撓則此卷又當與此袋齊年而師之神與涪翁之筆流落人間千百年不出東陽竟望赤巖白鹿之間山川爽塏古今人物往往依之邪 郭子章蠙衣生蜀草

宋黃庭堅行書七佛偈

右遺筆纖刻手不佳失眞多學者恐流於媚 蒼潤軒碑跋

宋黃庭堅行書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月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蒼潤軒碑跋

宋黃庭堅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東坡集

宋黃庭堅草書千文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詞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十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巳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

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為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為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朱子文集

宋黃庭堅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為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為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朱子文集

宋黃庭堅大字

能鼓琴者識琴能擊劒者識劒故必能書然後知古人筆法叔元出示豫章公墨蹟一卷余手拙不能書何足以識之但見其行草變態縱橫勢若飛動而風韻尤勝非得夫翰墨三昧其孰能臻此公嘗謂蓄書者以韻觀之當得其髣髴今反復此帖知公言為確論 張綱華陽集

宋黃庭堅伏波帖

山谷晚年書法大成如此帖豪髮無遺恨矣心手和調筆墨又如人意譬泰豆之御內得於中外合馬志六轡沃若兩驂如舞錫鸞肅雍自應武象既不入馳驅之範亦非詭遇者之所知也范成大至能題於此 鐵網珊瑚

右黃文節公書劉賓客伏波詞詩雄偉絕倫真得折釵屋漏之妙公嘗自言絕聖甲

戌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又云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詩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荊南沙尾書於時公年五十有七正晚年得意書且題其後云持到淮南示余故舊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也按公自評元祐中書云往時王定國嘗道余書不工余未嘗以服由今觀之定國之言誠為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此書豈所謂字中有筆者邪公元符三年自貶所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抵荊南崇寧元年始赴太平凡留荊南十閱月常有解免恩命狀云到荊州即苦癰疽發於背脇毒痛二十餘日今方稍潰而此帖云新病瘍不可多作勞正發奏耆也嘉靖十年辛卯冬臘月三日徵明書 書畫題跋記

宋黃庭堅贈筆工嚴永帖

山谷老人贈筆工嚴永帖蓋在戎州時公嘗手書煎茶賦云試嚴永筆即其人也此紙乃摹本後有杜氏綰印章綰字季陽仕至知英州其祖父與正獻公為兄弟綰好法書名畫見王洋子渤所為墓誌此其所摹者也黃公好書故筆工姓名往往見詩帖如元道寧吳希照林為之張通輩可考也夫善書之得佳筆猶良工之用利器應心順手是亦一快彼謂不擇筆而妍捷者豈通論哉他如蔡忠惠之紀諸葛漸蘇文忠之取吳政父子朱文公之稱蔡藻三公皆深於書故爾吁一技之精猶獲附賢者以不朽況其大者乎 吳師道禮部集

宋黃庭堅與趙景道帖

山谷老人與趙景道帖并絶句八首今藏海虞錢工部士弘家前有賈丞相似道悅生印及長字印蓋宋未嘗入似道家悅生乃其堂名也聞之昔人似道藏法書名畫甚富其妙品輒用二印識之後宋人三跋中有石湖居士者余鄉先生范文穆公也

寓意編

宋黃庭堅食時五觀帖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牳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弇州山人藁

宋秦觀草書帖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東坡集

宋秦觀帖

黃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眞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行其志也嘉定改元四月己酉山陰陸游書 渭南集

宋王詵書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爲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山谷集

宋黃正叔書

同文圖書館印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名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於魯直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録故因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旣病目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慘然流涕 姑溪集

宋鮮于侁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爲人大略可覩矣今觀此帖雖游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内觀返照以求其在已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爲紀老設也 鶴山集

宋李康年篆心經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余聞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若此者邪獨恐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其末普告觀者莫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東坡集

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絶塵惟顔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爾自爲

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鴻鴈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爲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絕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爲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山谷集

宋文勛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亹亹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余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鐏俎間爲多嘗謂其宿疇預計不如是必有脫落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安立一筆豈古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玆境可勝慨歎 姑溪集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八

歷代名人書跋九

宋米芾書參星賦

右米禮部參星賦筠州集本以爲首篇其間意同辭異者多具列如上今祕閣有石刻字畫稍大此卷收斂豪逸秀傑痛快尤可愛重紙背題詩一聯不敢慢也嘉泰癸亥秋池州故人文思提轄葉楠之子之眞自所居鐵圍山附遞壽予其意厚

矣乃標軸而識之七月望日平園老叟周必大題 平園集

宋米芾書天馬賦

南宮與肴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狠允故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爾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淞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之口不幾於誤人邪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著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 祝氏集略

凡書之道無論點畫波拂皆當盡其勢政如獅子搏象搏兎皆用全力故昔之名書家隨筆所到無苟作者南宮此賦其下筆痛快如駿馬斫陣健利難方而徘徊俛仰備態極妍又毫髮無遺恨信其生平最得意書也今墨池中競師南宮康虞寶此可謂獨得驪龍之珠矣第不知余所言者於此書當不至河漢否書以問之 蠏眞草堂集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擘窠大字後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爲雄傑在嘉禾黃履常叅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米書然皆眞蹟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容臺集

宋米芾書崇國公墓志銘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之孫號爲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臥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爲歎息 清容居士集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令題曰元章眞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冑裔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爲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閥世緒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泰定四年十一月八日金華黃溍識 黃文獻公集

古之銘其先世功德撰文書冊必求諸大手筆者葢因其文與書之傳而吾先世之功德與之俱傳也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當世代革易之餘而爲人所寶愛者米南宮之書也崇國公遂同不朽矣後世乃不求必傳之文與書止慕其人官爵之崇以爲可榮其先世豈知古人之意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辛未豫章揭汯書 鐵網珊瑚

宋米芾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世書稱蔡蘇黃米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出而其法亦少變焉此帖筆勢猶端

同文圖書館印

謹無怒張穠纖之失其亦因魯公而變之者歟甲寅三月望日題印岡太守所藏本以貽元孫原溥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行書章吉老墓誌及表

右二碑墓表字大於誌然佳不及於誌吉老以醫名於時元章既爲書誌又爲述表拳拳而不厭其復此雖其子之自致亦以吉老爲人可稱也觀其志之所述數事葢亦篤行而隱於醫者也今人於親之沒自爲志文刻以示人苟且完事惜費而忘義豈以今之時無米顛邪吾於此深有所感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行草易說

予觀米襄陽爲天竺大士書易義數語深得乾造坤化之奧世每以能書稱襄陽而其學識乃如此豈知米公者哉蘇君昌齡請篆讀易堂三字以補其闕用鎮山門遂書於左方鄱陽周伯温識後二百六十一年當大元至正十五年三月朔旦也 珊瑚網

米南宮於書無所不讀生承平時以絶倫之資日接賢士大夫緒言餘論故其造詣益深使其僅能字學則當時諸賢豈肯前席也世言王右軍能書而已殊不知其卓識偉見貽書殷深源勸其交驩桓温使深源從其言則温不至於跋扈而晉室尚可扶持襄陽豪邁乃肯與佛印同訪中天竺至爲之書讀易堂豈以少林指心單傳固與羲皇周孔元無間邪襄陽論易以及於洪範五行五位五性五味然所謂五行具

五味人皆可知獨金曰從革從革作辛辛為辛辣使以金銀銅鐵百計鬻之不能辛也此雖細事然子朱子門人固常以為問終不能折其為何如今已矣恨不能起襄陽於九原而質之吳人李君士明寄遊老子法中而嗜古好學出此卷以求題故粗書襄陽之為人而非敢及於讀易也洪恕 同上

宋米芾手植檜贊

右孔聖手植檜贊宋米芾撰幷書碑在孔林余得之衍聖公彥縉陸伯易常為余言宋人書米為優而余家米書獨此與露筋碑為優云 東里續集

宋米芾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南宮篆書世不多見此刻殊有遺意但微傷於軟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瓌瑋吾鄉嚴子寅酷愛南宮書每日臨千百字敝則更易一帖此本不知是第幾次裝者今歸元白余得厭觀之遂書以記 蒼潤軒碑跋

宋米芾書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為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幷龍井之事全矣余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 匏翁家藏集

宋米芾行書離騷經

米元章行書離騷宜興吳民部所藏民部乃吳文肅公之冢孫其未第時靳固不出示人近始裝潢成冊米書鮮有二千餘言璠璵夜光爛熳抵鵲眞海內奇觀方當今人摹取米芾之書觀止於此 容臺集

宋米芾行楷陰符經

右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搨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千本顧於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既宜者改作既冥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信筆也 容臺集

宋米芾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攀李泰和顏清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只尺論也 姑溪集

宋米芾書秦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詞此字所以傳世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平園集

宋米芾多景樓詩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僵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劒之斫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鵰鶚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沈著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滏水集

宋米芾湘西詩帖

逸少嘗自書表上晉穆帝專精任意帝索紙色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令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逸少初不覺後更詳視乃歎曰小人亂真耳宋米禮部作字有晉唐風流自言學書貴弄翰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也其次要得筆意謂骨觔皮肉脂澤風神皆欲要全今觀此帖使毫行墨渾然天成雖不元章吾知其元章矣叔成其寶之元統甲戌六月上澣斤玉山人顧厚書

珊瑚網

歐陽詢初見索靖所書碑唏之後見悟其妙臥其下者十日閻立本常至荊州視僧繇畫忽之次見略許三見坐臥留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詢立本之真識尚未能造次窺況下幾等能辨之乎米禮部書法遠紹王右軍擅名一代當時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真玩此帖宜寶也然舉世豈之歐陽率更莫我知也元統

同文圖書館印

二年六月望日廬陵李簡士廉父書 同上

自天粟書𦘕零之後灑染翰墨代不乏人必其不蹈故常始可以永其傳襄陽米禮部生平無他嗜好獨遊神心畫始學顏書已而厭其俗聞有李邕法又惡之遂學沈傳師自後數改遂成名家麻紙十萬散失多矣故知八法之妙者請於是觀焉

淳熙丙申暮冬申呂企中書 同上

宋米芾中嶽詩卷

宋室名書輒稱蘇黃米蔡餘無論焉然米南宮多為行草原其書皆從眞楷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深有意態非若今人不識歐虞徑造顛素為無本之學也此卷眞蹟徐君臣寬當珍愛之徐有貞識 珊瑚網

宋米芾詩翰

右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眞贗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檢之故篋重加裝飾物之顯晦故自有數哉先生方操黜陟之柄振幽起滯天下之士賴以不汩沒者多矣識者幸毋以一事觀之正德丙子二月十二日長沙李東陽題 懷麓堂集

宋米芾墨蹟

右米元章跋顔魯公眞蹟顔文蓋爲節度李光顔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顔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嶽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顔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蘇稱米書爲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訾蘇爲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菴蘇學而藏米帖謹以是質之懷麓堂集

宋米芾草書畫山水歌并絶句

米海嶽風度高朗神情舒暢故下筆便與人不同或言其書自沈傳師來晚學李北海嘗觀名言書史則其於古人書未嘗不學然每以不及古人爲言或曰眞者在前氣餒爍人或曰若見眞蹟慚惶殺人惟其不自滿假所以書入能品今觀此卷出入顔平原無一筆北海則此老胸中磈磊未易窺測也卷中書畫山水歌後絶句一首寄漢中王皆子美詩想所記憶而書者内有御府瓢印及羣玉中秘等印曽入金章宗賞鑒後有趙魏公印曽入松雪齋在本朝則袁忠徹家物也今歸谿陽史君史君好古博雅誠得所矣其永寶之嘉靖甲午十月十日長洲文彭敬跋珊瑚網

宋米芾小詞眞蹟

南宮自謂其書爲刷書當自言其運筆之迅勁耳而人多以偏欹槎枒閒求之如壐帚之埽壁老顛有知寧無撫几絶叫邪此幅研筆如鐵而秀媚之氣奕奕行間風華類得太令之神是南宮得意時筆也公詩有云棐几延毛子明䆫館墨卿功名皆一

同文圖書館印

戲未覽負生平觀此書如親見其寂寥所慕矣寶林顧起元嬾眞草堂集

宋米芾壯觀臺詩眞蹟

米海嶽有壯觀臺詩眞蹟余刻於續戲鴻堂帖中亦眞州詩竟與多景樓南北相望甘露海嶽菴皆一時風流所託米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淸曉圖於鐵甕城取之書畫故當超耳容臺集

宋米芾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塡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塡乃造微耳東觀餘論

宋米芾臨蘭亭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摹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黃文獻公集

禊序眞本自溫韜棄擲人間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故不列於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搨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每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聖爲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於後人老米此本全不縛律雖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胸中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爲流通吾輩試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輪塋妙處也今欲拈出噫欲識柳下惠只看魯男子

宋米芾臨顏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眞蹟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刻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書遂大進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繼學無毫髮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米襄陽少年常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於子昂昂以重資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桷記清容居士集

米海嶽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遍故其臨摹之際往往逼眞此顏魯公坐位帖元袁文清公定爲海嶽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眞有回路二子之別故此書則如旣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匏翁家藏集

宋米芾臨羲之七帖

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手臨此字有雲煙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鉤者所能得其妙精刻石者所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戲鴻堂法帖

同文圖書館印

宋米芾臨鶺鴒頌

書法自晉唐沛然大興上及至尊下及士庶無不潛心究奧創異立奇唐如太宗高宗玄宗臨軒之暇輒精研八法揣摩六書玄宗天資既邁積學有源故落筆神采秀發膏潤無窮余在洛陽常其欽家見御書筆勢論一卷極與此帖相肖至唐末喪亂人物寥落風流埽地矣宋初善書者稍復間出猶有五代衰颯之氣至崇寧間蘇米諸家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惟元章早年得遊內府見歷代名蹟孜孜摹學一戈一點得意外之旨出入規矩中行草飛白變化無窮有翔龍舞鳳之勢雖曰神鋒太峻其間儀刑自在正使不工處愈見其妙用也此摹玄宗鶺鴒頌帖體度弘緩筆韻遒美其精勁敏妙更可寶也華秋白君珍蓄此帖并歐陽文忠公草書一卷出以相示謹為識之東吳高翔 六研齋二筆

僕遊江陵仲巖沈學士招飲於懶宜堂出右帖求僕題識時石齋鮑君同坐私屬余曰余見米書多矣未有超逸絕塵若是頌者純以圓勁為主時露本來鋒穎當為米書上乘不識肯為余設奇轉購之乎但仲巖愛護甚篤焉能奪之媿不知書安能妄為損益因錄石齋之語以呈趙璧彥昭 同上

昔米老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搨竟并以真贗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故論善臨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右唐玄宗鶺鴒頌原本在河南程九卿處絹素已腐蠹文亦不全後有呂大防諸跋筆法固肖而精爽失矣反不若此卷之神采也至

正壬辰中秋與王赤城關客凡同觀於鶯葉軒中余因知梗槩而附識於尾張繼孟同上

宋米芾與劉思道帖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爲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末光焉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姑溪集

宋米芾三帖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章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有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邪攻媿集

宋米芾二帖

米老精收由滋而下筆墨之外自成一家故得名本朝爲海內所宗然有早年晚年改名未改名之别覽者當加意焉因公求跋乃書於此松隱集

米襄陽此帖猶是早年若後此所書則英風義槩筆蹟過六朝遠甚然前人用意

同文圖書館印

多推獎若一顰笑一言動可道者必譽之足以激昂士風皆歸於厚是宜蔡公珍藏當不憚頻以示人也 同上

宋米芾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於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朱子文集

宋米芾焦山帖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極眼空四海 後村集

宋米芾小楷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郤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稾一冊再三屬余爲之序余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倔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班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間而甲冑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余之所獨愛也郤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他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郤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

何止此哉余將次第而請觀焉王柏魯齋集

宋米芾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道園學古錄

宋米芾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爲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眞翰墨之工而已黃文獻公集

宋米芾長者明公二帖

右米南宮長者明公二帖剛健端莊之中而有婀娜流麗之態蘇文忠公謂其超邁入神評語不虛後帖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爲誰字闕點疑有所爲耳吳郡錢逵題珊瑚網

宋米芾與李邈遠手帖

余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邈遠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邈遠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爲顯宦云宋學士集

宋米芾書蹟

右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爲眞蹟無疑米書與蘇黃

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外有藏蓄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自知之懷麓堂集

宋米芾泛海等九帖

范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帖當時已入秘苑後自元暉跋今在黃輕車家前後具完尚昔之粘綴也其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不入晉格徒為下品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錄邪麝煤鼠尾熏染終歲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祝氏集略

米九帖中其二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云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最後者又繞書其旁云凡四五寫方有三兩字佳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同上

海嶽翁此卷嘗入紹興秘府後有其子元暉識題蓋海嶽平生得意書也其中有登海岱樓詩一首下小字注云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夫海嶽可謂入晉人之室而其自言乃爾後之作字者當何如邪寓意編

宋米芾樂圃帖

米元章書沈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摹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為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

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黄相見不無氣攝晚年自言無右軍一點俗氣良有以也此爲樂圃書志遒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 容臺集

宋米芾評紙帖

米元章評紙如陸羽品泉各極其致而筆法都從顔平原幻出與吾友王宇泰所藏天馬賦同是一種書臨寫彌月仍歸用卿其寶之 畫禪隨筆

宋米芾方員菴石刻

此米字之最有聲合作者乃以菴之增修好事者適得米老舊搨以補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後遂據之入石虎林游人如織莫有爲之是政者余早得此本亦以爲裝家誤旋入杭摩挲石下依然誤也因另搨一紙爲之改装則文從理順不致誚一公爲傖胡顛士爲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匆匆北歸當賖此恨因識於此嗟乎余所手正之本或未必傳而此段儻不泯泯則後來見者豈遂乏一慧心之彥爲了吾恨者余之汲汲老而爲此者半欲爲後人一二眼耳用寄示此一寸於永永豈區區誇蠹魚之架哉天啓乙丑九月三日 墨林快事

宋米友仁書海岱樓詩

右米侍郎元暉書先大父題海岱樓詩一首春秋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故大

父云起爲霖雨從膚寸蓋言徧雨天下之澤自膚寸而始也米所書誤以從爲成遂失本意可爲太息嘉泰四年秋八月壬寅山陰陸游書於三山老學菴 渭南集

宋米友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 鶴山集

宋米友仁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爲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黃文獻公集

宋米友仁墨蹟

嘗見文敏公畫題云待次平江作於大姚村妹家此帖有自到村居之語而且流落吳中豈亦在妹家時作邪 寓意編

宋米友仁書夫子廟記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秀穎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魯直贈之詩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家不愧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衞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弇州山人稿

宋薛紹彭臨蘭亭敘

右薛紹彭臨蘭亭敘一卷至元二年在郡城與友人豐城揭君子丹寓舍同巷得

見其所藏紹彭臨本上有弘文之印又有杭朱巽印月舩小印若宋末在錢唐惟巽與賈似道家所蓄古書畫甚富且精好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黄太史吳練塘最著然超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絶少則見其所臨尤盆盎之欗洗也趙承旨嘗曰時流易趨古意難復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矣紹彭字道祖近見其晩憩監廳所賦詩清麗沈著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閟閣詳著樓氏攻媿集云九月甲子在興魯坊聾子巷寓臨川危素記停雲館帖

唐人摹搨鉤臨最精今晉帖存者皆唐本也宋人遽不能精相去遠甚惟薛米兩家獨擅其能宋南渡後言墨帖多米氏手筆而薛書尤雅正禊敘帖臨搨最多出其手必佳物然世亦鮮也雍虞集伯生書道園學古錄

宋薛紹彭三帖

書法自古至今皆有沿襲繇魏晉六朝隋唐以至於宋其遺蹟可考而知惟米元章英資高識力欲追晉人絶軌同時如薛道祖是其同盟者也故能脱略唐宋齊蹤前古豈不偉哉孟頫鐵網珊瑚

宋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爲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書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率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

同文圖書館印

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於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摸脫塹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書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韞川媚則蔑有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

宋薛紹彭眞蹟

思陵稱北宋時唯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遺意虞道園則謂黃長睿知古法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舉世學其奇怪獘流金朝此卷多寫其生平得意句結法内擫鋒藏不露而古意時溢豪素間不作傾險浮急態内一詩絶似右軍幾令人有張翼之歎然則予之幸不大勝於道園哉道祖襄陽同時人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號也 弇州山人稾

宋薛紹彭書

待訪録有智永不全本千文一余昔於宋光禄見永師千文後有永師押字薛紹彭收藏印及是摹紹彭書乃趙令穰欲以王維雪山易智永千文語也今見第三卷其昌 戲鴻堂法帖

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繇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

懷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清容居士集

宋劉次莊書戲魚堂記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兼採羣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帖所錄魚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逮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麤俗視劉遠矣 東觀餘論

宋劉次莊眞書仁壽縣君墓誌

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誌背嵌牆角僧欲碎以爲路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傳於世予向見茲石在露地諷寺僧移向屋下然比久不至山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龍池邊有宋時移文墓刻極精印崗公當不應反遺之也余既借觀此帖而並以是告原溥原溥有別業在湖西他日轉搨之以歸亦一奇事也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淨信居士盛時泰仲交記 蒼潤軒碑跋

宋郘䖍行書安民堂記與梁彥通碑

右郘䖍書二碑其一前有飛白安民二字乃仁宗書以賜錢晦者世稱飛白始自蔡中郎而右軍稱善然今都不可見書學者即此觀之亦可以見其飛翥之遺意矣按書䖍字仲恭丹陽人曾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二書可稱能品嘉靖甲寅四月七日題 蒼潤軒碑跋

宋王昇飲中八仙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為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闕一字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與之往還日亦得其八仙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闕一字蓋長史素有此顛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邪山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間及識其人此卷書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愴昔為之闕一字然 攻媿集

凡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劒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名世先人守中處士嘗藏二紙於家余少時尚及見之後為好事者持去今張宗儒來京師以所書杜少陵飲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眞有旭之悟者乎李白詩稱懷素飄風驟雨落花飛絮之態雖非白作亦曲盡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貝清江集

宋王昇草書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於後南渡解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為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

道之者絶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敘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道園學古錄

宋李公麟二帖

米海嶽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謂書逼魏晉不虛耳二帖皆節文其昌戲鴻堂法帖

宋張閎道草書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竇臮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亡矣張閎道游心翰墨追爲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乃恨二王無己法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爲過也今觀閎道眞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黃伯思觀東觀餘論

宋蔡京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須於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汚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

同文圖書館印

可泯至於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爲榮曾不以爲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爲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雲川沈暐以其祖千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搨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世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盱江何喬新識 椒丘文集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復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璐 明文選

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此乃黃美之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鄭子經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無乃采菲之意乎 蒼潤軒碑跋

宋蔡卞靈巖寺疏

米南宮謂卞得筆此書圓健遒美有兼人之力而時以巳意忝之蓋有書筆無書學

者要之不可以人廢也弇州山人稾

宋蔡卞書曹娥碑

北海曹娥眞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於元祐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在越迄今尚爲完善此搨更早字更全尤覺奕奕射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爲書者則精英即附助之邪抑其地石佳而刻手工自昔已然邪由此觀之則卞勝於京京又勝於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如此若具目當家則一字便有定評寧復向人言下轉天啓癸亥九月廿日墨林快事

宋尹焞手書歐陽文忠公三志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象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旣橅其象以藏於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旣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惟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朱子文集

宋尹焞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蓋屢見之而先生書顧不多見山陰僧舍有先生所書詩數十首多集中所無此帖字畫與正同可寶也黄文獻公集

宋張九成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予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予與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予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爲郡守聞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且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閘者堰者皆已決捕魚蟹簞笱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并著之 止齋集

宋薛尚功摹鍾鼎彝器款識眞蹟

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款識文凡廿焉較其器之墨蹟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諸書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彼困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顚者得不有愧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 句曲外史集

宋胡安國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集

宋陳與義法帖奏稾

德壽皇帝常論近世絳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爲勝臨江帖失眞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風骨意象皆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爲侍從時奉詔定法帖十卷釋文一冊其間稍辨劉次莊之誤殆臨江或潭帖歟陳公字畫清簡類其詩文紹興初步中朝故特承善誘知人堯哲茲可觀其緒餘淳熙七年正月十四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周必大爲起居舍人木待問題 平園集

宋陳與義帖

紹興乙亥歲某初仕王畿陳公之子本之爲郎爲監家藏手澤甚富每休務輒求觀竟日今踰三十年本之之子仁和宰復示此軸前輩翰墨愈久則愈可敬而本之墓木已拱又可歎也淳熙丙午二月十三日 平園集

宋岳飛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菴壁上老墨飛動忠義之氣㷂如所謂因邀

同文圖書館印

後軍王團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貴號王雕兒者也天兵濯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邀斯人者飯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已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邢恕王荆公之呂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顧舍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年六月朔敬觀於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歎息方岳秋崖小稾

宋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幷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大尉所署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以遺書亡軼為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道園學古錄

宋張孝祥草書

安國此字尤爲清勁如枯松折竹架雪凌霜超然自放於筆墨之外雖醉中亦不忘般若豈箇中自有一種習氣略無間斷又此觀音心呪而曰釋迦其示不二門安國得之深矣松隱集

宋張孝祥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珍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譚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子文集

宋張孝祥眞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之湖湘間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酌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太息書而歸之鶴山集

宋吴說游絲書

錢塘吴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黄給事仲秉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吞一縷來不斷石鈎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爲工伯父楊州嘗得二紙於吴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於後攻媿集

宋吴說千字文

尚書郎吴傅朋王逢源先生外孫也往見其論唐孫氏書譜自言總角以來徧參博考始悟筋脈相連之理蓋與近世不知而作者異矣皇諸孫從季家藏古帖甚富又求千文於傅朋而刻之非樂善好事安能若此某於書懵然而季兄子中筆法絶高常問道焉共評此字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韻勝者也乾道己丑九月平園集

同文圖書館印

世稱吳傳朋書一筆畫一行不斷目曰游絲書今觀此千文殊不然始知得名之誤也東坡云唐太宗評蕭子雲書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信虛得名耳東坡取其比象之不類特表而出之人莫悟爾余於游絲亦然蓋善書者隨手萬變安可指一物而求盡其妙趙從李親得此本於傳朋亦其晚年筆力縱橫得意時書者也 王庭珪盧溪集

宋吳說帖

王逢原遺腹女是生吳傳朋書法固有自來此帖往復殆小乘僧之流非高蹈大方者也不倚文字外人乃能寶之於百五十年之後豈徒玩其筆墨之精世之人以殺爲戲以業爲果觀傳朋此帖并榮之良砭者歟 任士林松鄉文集

宋吳說書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眞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

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邪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椽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道園學古錄

宋吳説書九歌

昔人稱吳傳朋説眞書爲宋朝第一今觀九歌應規入矩深得蘭亭洛神遺意高宗洞精書法至爲閣筆歎賞不虛也左方有馬和之侍郎圖此必當時有李伯時畫九歌米元章作書而二公復倣之耳伯時書乃全用鍾法宣和譜謂其追蹤魏晉今始見之當與米元章並傳者宋之小楷名家盡此矣 畫禪隨筆

宋蘇庠詩帖

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别又字畫健逸又老坡之苗裔也吾宗德友丈寶其遺墨殆且百紙可謂富矣僕生也後不及從居士游今以德友數十年染指之勤一旦得大嚼焉正使親見揚子雲所獲未必如是之富也欣玩彌日拱揖不

同文圖書館印

暇姑識歲月而歸之紹興戊寅十二月既望 平園集

後湖先生仙去已久殘章墜稾不爲六丁取去流落世間者尚或有之未有若吾德友所藏如是之多也先生少不就舉老不就徵葢神仙中人非世之所能羈紲者故語帶煙霞嚼松風非食煙火人所能到此尤可寶也見德友說未經散亡時其家所得詞與詩與尺牘堆案盈箱遷徙十亡八九則不爲世之所見何以寶而藏之者又不可勝計也伏讀欽歎久之紹興庚辰汝陰李壽臣書 鐵網珊瑚

宋朱惇儒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朱子文集

宋朱惇儒小楷道德經

巖壑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喻公之典引諸書爲可方駕耳季路得之遠以相示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葢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譌謬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 朱子文集

宋喻樗遺墨

喻公子材邃於經學敏於詞藝紹興初館閣多俊傑視題名可考也乾道壬辰予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廷勞於途議論灑灑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措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予至今紳書之汪季路其外孫也出示公遺墨因題其後平園集

宋徐兢篆赤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稽諸通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溫中興篆籀而所刊定尚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楚金兄弟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舍是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為一家雖其名兢字見於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為南唐年號騎省乃雍熙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俟識者鶴山集

宋虞允文鈞堂帖

虞忠肅公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疑其平日為人有喑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眞一書生耳公之子孫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為葑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藏此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匏翁家藏集

宋周必大書艾軒神道碑

同文圖書館印

G. E. ... & CO.
... EAST ... STREET,
NEW YORK, N. Y.

平原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令祠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眞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幷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後村集

宋周必大退傳帖

益公之字端重謹密如其爲人此猶中年之作也每觀退傳帖無異往昔此其常德尤可歎服於此又識前輩後進愛敬兩盡其道足爲世之法矣 王魯齋集

宋范成大書田園雜興卷

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絕句六十首公好紀事帥廣右有桂海虞衡志帥蜀有吳船錄此蓋罷金陵閫以大資領洞霄宮歸隱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已曲盡吳中農圃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圓熟遒麗生意鬱然眞足二絕余不敏何敢望公然視公挂冠幸尚少息黔補劓之暇安知不能爲公增一段吳語邪因識其末以俟 弇州山人稾

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遇思陵阜陵遂登執政此詩蓋謝事後所作曲盡吳中郊居風土民俗不惟詞語膾炙人口而筆墨標韻步驟蘇黃之下使人健羨名不虛得詎不信然余向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觀元白所收是本爲之憮然然吳中近爲海寇剽刼痛非昔日矣縱使石湖老人見之吾恐不賦田園而賦洗兵馬也 蒼潤軒碑跋

宋吴琚書

吴琚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牓書即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絶一幅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閲宋經籍志雲壑集吴琚撰知爲琚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客持晦翁書歸去來辭適絶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審定今藏於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晦間不可臨摹矣畫禪隨筆

宋朱熹書出師表

余自少讀出師表輒爲之喟然感涕嗚呼世無忠臣志士坐視國家之傾覆而莫之救也悠悠千古此恨何窮今觀文公之字畫飛動其一時慷慨激烈之氣尚可想見使九原可作舍二公吾誰與歸嘉熙已亥立秋後十日京兆杜範書於宛陵郡齋杜清獻公集

聞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熖然點畫間文公嘗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贊歎於文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庶或有得於文公所以書之之意王魯齋集

宋朱熹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爲

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已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搢笏顯諍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後邨集

宋朱熹與東萊先生帖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敎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遷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所知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邪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

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道園學古錄

宋朱熹手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磵黄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宫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敎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時至其翰墨之妙類以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磵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攜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磵公者爲不少幸求其說評之 黄文獻公集

宋朱熹與姪手帖

余記十年前與煥章氏題先譜推其六世祖爲考亭夫子家藏夫子手澤甚富約至其家閲之今年冬予始至横溪煥章仲子㞐出視夫子與其姪六十秀才書一紙兵燹之餘僅留手澤者是帖也書中墓木事丁寧告戒望之至而責之顧又言析居事閔其失館地勉之以忍耐二字其家敎之槩如此㞐時時披展於讀書之室非朱氏子孫之座右銘乎至正二十年冬十月八日會稽楊維禎謹識 東維子集

右新安朱夫子與所親手簡眞蹟一卷詞語眞淳氣誼周密婣睦之厚著於當時筆畫之精粲然傳世誠爲後進之楷式也鄱陽周伯琦敬題 鐵網珊瑚

子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

同文圖書館印

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不啻璵璠圭璧此帖乃與姪家書略不用意出於自然尤可寶也展讀一過敬識諸卷尾天台陶九成同上

宋朱熹眞蹟

右晦菴先生眞蹟筆精墨妙有晉人之風大賢無所不能固非可一藝名也當時先生由建中回新安時所書流落人間文傳薄游婺源得之攜以歸吳中嘗同仁夫一觀餘不以示他人也近伯廣自琴川來訪病中不及款曲別後思所以見意念他物皆不足以浼伯廣因書於卷尾令淵持贈之轉似仁夫仍題數語云吳郡于文傳鐵網珊瑚

宋朱熹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樂文公之修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濬軒也濬軒蚤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啻應龍游乎玄關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

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 宋學士集

宋朱熹墨蹟後

右晦菴先生書小苑詩夙興夜寐四大字今兵部尚書錢唐方公之所藏也先生上承周孔道統之傳故凡一言皆將為天下後世之法而亦皆本於聖人之經與易之自強不息書之無逸同理蓋人無貴賤大小未有不由斯理而能有成至於為子為臣其宜務於此加切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公為國大臣承寵眷之隆二親具慶躋耄期之壽為天下所歆羨仰望而惓惓於寶此書者其將佩古人之格言篤忠孝之大節將以示法天下之為臣子者乎此公之所宜勉也因拜觀此卷謹識其後而歸之 東里集

宋朱熹二帖

右徽國文正公考亭夫子手帖一以辭誤墓志一以致問起居而以編緝通鑑綱目義例得失取正於人皆不書官職名氏其謙巳誨人之意藹然見於言表至今三二百年後風範猶在目前先生文章事業昭在簡冊又豈後學窺其涯涘又奚待於稱揚褒美哉今京口何彥徵得之於其外祖郭畀天錫彥徵寶而藏之亦庶幾知道者翰林學士士奇楊公復識其後均得拜觀文正公之手澤誦之反復起敬時永樂庚子仲春清明後五日臨川吴均端肅書 珊瑚網

同文圖書館印

京口何彥徵氏所藏文公先生墨蹟得觀者以為至幸而題識之者互相發明殆無餘蘊矣然通鑑一書上下數千百年則本春秋為萬世公論而於契家事蹟乃以性命之憂為說而辯之豈耳目所及不及簡冊歟抑彼此所施有不可同者歟大賢君子必有以處之此則學者所當講求也詩曰魚潛在淵或在於渚其斯之謂歟宣德三年歲次戊申秋八月望日南郡楊溥識 同上

此卷手書凡二三書如前所云一書則折簡道問安者京口何彥徵寶藏之以示余於戲先生片紙隻字流傳於世不啻拱璧之難得況此晚年之筆其所言尤後學所當矜式者邪拜觀之餘謹識歲月於後云宣德四年歲己酉夏四月己卯臨江後學金幼孜謹識 同上

右宋朱夫子晦菴先生手書二通觀其於撰述張魏公銘誌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修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尚欲求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為文及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此後進之士率爾妄作者觀於此可不少致其謹乎此卷今藏何彥徵氏間以請予識把玩之餘遂書此於末簡以歸之宣德四年己酉秋七月庚午後學楊榮謹識 同上

宋朱熹書寒詩卷

成化丙申仲夏之望集惟謙年丈厤中積雨新霽出晦翁手墨見示展讀之二十過韻亮節清一洗塵俗而筆法尤遒勁端重目所罕覩所惜者其先有元人跋十

八家惟謙尊人貞孝先生惡之悉爲屏去猶存倪元鎮一絶蓋高其品耳雖然世不乏人而嚴於取亦足以見貞孝先生之正大眞足以繼晦翁之芳躅矣把玩不忍置因識其末翰林編修吳釴志 珊瑚網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而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邪翁書自言初學魏武爲蔡端明所誚曰余學魯公乃唐忠臣公所學漢奸相也及考魏武本傳云漢世安平崔瑗與子寔弘農張芝與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則魏武之善書信不誣矣今此詩帖眞有漢魏風骨視唐宋以下自别展卷再三不勝慨恤吳下王世貞題 弇州山人稾

宋朱熹書城南詩

朱子與南軒先生友善此城南二十詠和南軒而作者穆聞之先工部君言在元吾鄉尚書于公文傳嘗尹婺源婺源朱子闕里也公得此於其五世孫先後秩滿歸常熟錢伯廣者愛之公輟以贈伯廣乃搆城南齋因以城南自號金華黃文獻公爲記伯廣没卷爲鄉友虞子賢所得子賢復搆軒二十楹各顔其詩於上兵變後卷流落不知所在穆近於致政侍郎陽羨沈公家見之不覺大喜卷後有于公跋楊廉夫復爲子賢補書南軒原倡最後子淵一跋與先君之語正合淵字資深尚書公孫也 寓意編

晦菴先生潛心聖賢之學探索至道其於詞章字畫蓋有不暇留意者今觀先生

自書所和張宣公城南雜咏二十首其詞渾厚和平有盛唐風致其字如孤松老柏晉宋間以書名家者未易及也是雖大賢多能所到其所以然者亦本於心耳先生之學以正心爲本夫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心得所養則發之於詩形之於字卓乎絕俗豈世之憊精疲神以學詩學字者所可髣髴哉善學先生者詠其心聲玩其心畫則放心自復鄙吝自消固可得其心法於詞句點畫之表矣方伯沈公時暘得此卷寶之不啻懸藜照乘之珍間出示余拜觀之餘肅然起敬謹識其後而歸之 椒丘文集

宋朱熹小行書卷

世但知晦翁扁書作松枯石老以取蒼勁不知其草草狎書乃天眞秀異若此蓋由沉浸於禊帖中得眞神而偶然出之若稍加意即是李廣第二番射石矣 恬致堂集

宋陸游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爲儀眞掾原伯孫黯字溫伯爲揚

子寀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溫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槃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常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勤杲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後邨集

宋陸游帖

鏡湖一曲皆翁吟嘯提封翁所自有非若賀秘監請而有也遂與山僧巷友爭漁樵席翰墨淋漓人爭得之是三帖遂為勤上人所藏 北㵎集

宋陸游手簡二帖

放翁以詩名重天下受知周益公范文穆為中興大家嘗讀其劍南集愛不忍去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今得觀此二帖恍然如侍左右何其幸哉然放翁在當時不以書名而道嚴若此真所謂人品既高下筆自不同者也二帖一與仲信議婚一為明遠題卿禪師遺墨放翁到今不為久遠而此三人者皆不可知昔蔡明遠鄱陽一卒爾以魯公之書而傳仲信既與翁結婚而禪師遺墨有見晚之恨則二公要皆非尋常流輩人矣而余皆不知之鄙淺可歎此卷既歸墨林墨林博雅好

同文圖書館印

古而蓄書極富必能考以補余之不逮也嘉靖戊子仲冬廿日後學文彭謹題 續書畫題跋記

宋卓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學遂絶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寔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嘗向上作工夫豈必尚寄率更籬下邪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埽去歐虞褚薛而自爲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子弟必高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後村集

宋魏了翁與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眞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爲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爲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爲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弟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熙五年以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肯與鳴復共政卒辟位去其爲人如此 震澤集

宋眞德秀與王周卿手簡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於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眞先生也特與之遊偬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左證也哉惟顯其善藏之吳寬謹題 匏翁家藏集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胸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相似豈亦習尚然邪蓋蘇黃筆法至是又一變云 震澤集

宋楊簡手書孔壁孝經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傅君侹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西山集

宋張即之書老柏行

温夫特善大書扁額字如作小楷不煩布置而清勁絕人余屢見所書楞嚴道德經雖甚纖小皆得筆興此卷老柏行規格絕類但此卷中策掠進止轉摺間殊不

同文圖書館印

自遂豈溫夫書時因筆墨未愜自加補緝哉彥暉善書者必有定見矣方洲集

宋張即之大字

即之作大字如寫小楷而筆意兼行轉折作止之態如老生作禮雖骨格強硬而意度調熟見之者自當歎重此卷三字尤爲卓絕非常所見方洲集

宋張即之墨蹟

昔人爲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開化徐敦夫得以示余蓋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即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甚矣乎匏翁家藏集

宋張即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溫夫別號樗寮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即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

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㮚齋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邪周誥商盤下缺一字寔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殷豈亦以諱避就邪故浙江叅政崑山張公敬之舊藏此冊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孫比部員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惓惓於此豈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莆田集

宋張即之正書金剛經

昔吴關外門有駐節字大可二尺許古雅遒勁極得大書之體余少時見而愛之先主事都水公曰此張即之筆也復於一統志和州下載即之特善大書以是知先君葢有所見云若細書則未之聞也茲偶見此經大不過指尤俊健不凡乃知㮚齋不獨善大書已也書史會要記㮚齋歷陽人歷陽隸和州即今含山明隆慶庚午春三月吴下陳鎏識書畫題跋記

宋張即之書蓮華經

四明有宋刻張即之妙法蓮華經一袠其木今不識爲何材中雖有蛀孔字皆堅緻如石似有物訶禁之者歷世靈顯不可一二舉余官四明得廿餘袠往歲佛屋災像經皆灰余驚痛不已火後撥燎燼乃得二三袠完者周緣焦爢字幸無損豈比地天龍未習壞寶既取諸有餘而又不忍盡邪乃爲裝褙成帖以存數百年之遺㮚齋昔人斥爲惡札今詳其筆意亦非有心爲怪惟象其胸懷元與俗情相違

逆不知有勻圓之可喜峭挺之可駭耳自開天以來千奇萬異日新不已何獨字法不得任情哉墨林快事

宋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於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興言夙昔爲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宋學士集

宋文天祥遺墨

右文信公遺墨前叅知政事本齋王公所藏公沒已久家人理筐篋書尺叢積顧是紙損爛將裂以拭凥匜公之子季境適至識爲信公書咄唶驚異亟命裝池以完嗚呼豈非有神物守護之歟不然英靈之氣不泯而致之歟先賢尺牘人尚皆藏弆之矧信公之精忠偉烈震耀古今翰墨光芒垂示臣子者乎不惟王氏寶之百世而下固夫人之所同寶也史官河東張翥書鐵網珊瑚

宋文天祥劄子

右宋丞相文信公劄子一幅蓋賀包公宏父遷官時書也其中言在瑞陽時嘗遣一介人往候先生者蓋公爲刑部郎官上疏論董宋臣之惡不報束裝將出關時相遣人謂其不可差知瑞州故公在瑞州與宏父通問也其曰郡未一考

被召除郎即丙香火以歸不從反得鄉節者蓋公以癸亥爲瑞州甲子十月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十一月除江西提刑也其曰以先人本生母之喪解印歸里者蓋公甲子爲提刑乙丑伯祖母梁夫人歿實公尊府本生母也其曰宏齋先生嘗爲鄉漕者蓋宏父嘗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也其曰先生當是時適在綠野者蓋宏父爲刑部侍郎知平江府以言事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疑是時罷歸正在景定末年公解印時也其曰先生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勤爲時一出進長六卿典事樞者蓋度宗初即位召宏父爲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故公賀以此書也其曰謗毀之餘賴君相保全無大督過束禮書入深林溫理故讀自是浩然方外之想者蓋是時臺臣黃萬石以公不職論罷之公於是闢文山築居第爲山水之游故云然也反覆觀之其忠正之氣凜然見於言辭之間俯仰慨慕之餘若將見之況當時親炙之者能不感激發奮也歟是書今建陽縣尹張君光啓所家藏者裝潢以示予留玩數日敬書於後以歸之宣德六年秋七月望日後學李時勉拜手敬書 李時勉古廉集

宋文天祥過小青口詩墨蹟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眞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於詩

詩必歸於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余余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獨念公時在縲絏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紙墨之微亦皆不茍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邪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於中邪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於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徵明之賢不賣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震澤集

宋文天祥墨蹟

昔余在吳下曾見文山墨蹟凡十餘條中說空坑兵敗之事較詳其後載徐妳環孃流落之由與此本相類其字畫月日亦相類時同觀者數人三讀歔欷爲之泣下余友殷近夫跋云使公少用於德祐之前國尚可爲使公不死於景炎之後身無所安時讀其詞咸願爲之執鞭不可得者初不暇論其眞與贋也今觀一峰之論豈此本得之毛氏者乃其眞蹟而吳下所見者誠所謂虞褚蘭亭邪於乎百世之士片文隻字流落人間雖僞爲者亦能使人興起其他可論哉 鄭善夫少谷集

宋文天祥家書

文信國家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宋亡無幾何時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詩作注脚 容臺集

宋道士張有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當跋復古編頗詳此蓋其眞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示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邪更當詳考其間以祖爲但以轉爲熙以薩爲薛之類是終一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攻媿集

宋道士陳景元書相鶴經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旣圜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攲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閒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遒媚有法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揔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録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眞可垂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長

同文圖書館印

睿父書 東觀餘論

宋釋夢英書夫子廟堂記

右夫子廟堂記唐駕郎中程浩撰宋宣太師夢英書世多喜誦此文而夢英書法一本柳誠懸然骨氣意度皆弱不能及也 東里續集

宋釋夢英篆書偏旁字源

右篆書偏旁字源宋宣義太師夢英書此碑咸平二年立於長安學中後有英自題又附載郭忠恕所答書 東里續集

夢英篆書偏旁字源自謂秦斯雖妙盡方圓而點畫簡略直以墨寶歸之李監而已與郭忠恕能繼其美復錄忠恕報書於後第吾子行諸君絕不取英篆以爲少師承而忠恕書末所謂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亦大含譏諷何也然英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信本皇甫君碑骨稍露耳聊記而留之 弇州續稿

宋釋夢英千文

右梁周興嗣次韻千文宋釋夢英以篆體書之乾德三年刻石在今西安府學前此釋之徒以書名者多矣而以篆古名始見於英也 東里續集

宋釋照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於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照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

爲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照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況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石門文字禪

宋釋彥修草書

自懷素以草名唐後夢英復以篆隸聞然草未閑也知解梁郡李丕緒所刻僧彥修書絕句二首乃其自媿風塵思抉樊而出者詩僅成語然英公于縉紳一語之獎即亟亟自述以誇人此詩於君之賜號賜院視之若浼惟以自憫其勤苦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字亦自楊少師出十得其六七焉然少師亦宋人標榜之耳非定評也天啓乙丑九月十三日 蒼潤軒碑跋

宋釋溫日觀書心經

溫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戶即散施貧者或多則袖攜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嘯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爲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與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爲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剡源集

同文圖書館印

宋邢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止齋集

金党懷英隸書孔廟碑

右字畫在西嶽碑之上蒼潤軒碑跋

金党懷英書竹溪詩

右党懷英篆書竹溪四絶句金章宗明昌六年刻石濟州普照寺今在州學中東里續集

金王庭筠書服胡麻賦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黄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爲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黄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黄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蟠桃山和二兄詩二首詞翰皆非近人可比遭值戊戌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楮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之頃如覩舊物然亦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膏火之喻爲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

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昔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續騷余不復尚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土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璧寧能過之 胡翰仲子集

金王庭筠帖

米襄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繇是始沈傳師實爲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黄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桷舊閱金帝實錄老人爲修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曆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清容居士集

金王庭筠書先主廟碑

涿州有昭烈廟王庭筠撰記及書篆庭筠在金與党趙輩俱負能書名行筆絶類南宮父子正書稍存廉隅雖筋骨不乏而姿態遠遜矣 弇州續藁

金王庭筠眞蹟

右黄華老人書三十三字吾外舅蒙翁先生所藏翁及天全翁徐公所題皆在焉老人本金人姓王氏名庭筠字子端號黄華舉進士官至翰林修撰書學宋米元章論者謂其胸次不在米下此詩已斷裂不能讀而字畫遒逸可玩蒙翁題五字筆意渾成天全并稱爲得意信然而天全此書亦奇偉絶俗雖稱三絶可也某將南歸時蒙翁指此書謂曰比至姑蘇必見此翁某未至數日而翁已卒歸見蒙翁

已臥病不能語嗚呼異代不足論二翁雖異尚殊見皆蓋世人豪而亦不可作矣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懷麓堂集

金王庭筠行書博州重修廟學記

右黃華行書全學南宮史言老人儀觀秀偉善談吐胸次不在元章下觀之信可見矣元白收法書極富長夏坐鶖羣閣臨摹不輟予每借閱之故為題此 蒼潤軒碑跋

金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黃華老人此書駸駸遂侵淩米顛只欲與之分庭抗禮虎兒在堦下便當縮項爾嘉靖甲寅六月十八日睡起題 蒼潤軒碑跋

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老人此書筆勢在博州二碑之下吾鄉嚴子寅性嗜米書兼蓄學米得名者蓋亦從流遡源之意今乃都歸元白元白其勿厭觀也哉洗硯磯邊夏水正漲日臨百過足矣 蒼潤軒碑跋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八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73

HGT. __________

LENG. __________